



69069

升菴先生文集六十八卷



從子 國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內江蕭如松 全校

翰林撰致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
王司馬范鎮皆為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
蜡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成化中黃編脩仲昭
莊檢討臬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
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倖門有文華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門仁智殿董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局若仍舊之
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六一公王輦經年
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
權保厥家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
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
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為之罷宴填
詞如此何異諫書乎工執執事以諫況翰苑本以文
章諷諫乎諸公母乃未習聲律而託為此乎

臯比

宋子張橫渠贊勇撤臯比蓋以虎皮為講席也按唐

戴叔倫禪寺讀書詩猊座翻蕭索臯比喜接連則以臯比爲講席唐世已然矣然臯比之爲虎皮抑又有說古之世以虎皮包弓矢謂之橐橐卽臯也

俗儒泥古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卽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卽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法而不制於法故曰可道非常道嗚呼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

揚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二

法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鷩明之羽適足增其累爾張橫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祭祠不設像而止設圭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傅粉弓足酒器不宜廂銀鍍金及仕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詩禮發金椎之塚猿狄永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飲字或改爲報或改爲疑並非也

權土灰

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云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夏火王而云水勝水在內也冬水王而曰火勝火在內也人之一身可驗夏則五臟化水冬則五臟化火夏非水在內則焦而焚矣冬非火在內則凍而僵矣此陰陽互藏其宅之妙也

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議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閣懸榻乃于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綜理

綜機縷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條理者也三蒼解詁綜理經也謂能統理衆務爲綜理漢宣帝綜核名實晉陶侃綜理微密是也○綜理經綸皆以織喻人事鹵莽滅裂皆以耕喻人事

批亢擣虛

闕者方相亢拒則排批之使解虛者兩敵距闕力所不及之處擣之雖欲闕勢不能不解○一說元音吭所謂扼其吭而奪之也

飯糶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四

曾南豐文集引山東諺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糶蓋以雪淞爲豐登兆也東坡除夜雪詩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糶正用此諺語王十朋註乃云山東人以肉埋飯下謂之飯糶此真齊東野人之語也

甌吏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吏流言止於智者注甌吏皆器也楊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瑩爲吏甌吏謂地之坳坎如甌吏也漢舊儀顧瑛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瘡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

宮室區隅漚更善驚小兒漚與阨通蓋傾側窳下之地邊塞之地有甌脫亦取窳下之義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鶴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此非常理所格也

君形

淮南子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君形者亡猶莊子云尊足者存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五

也

鬪掃

鬪掃髻名亦猶盤雅墮馬之類也唐詩還梳鬪掃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三夢記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嶽祗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龍爲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

楚之夏姬息媯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
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
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
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范蠡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
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
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六

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
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
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起筆之過也
蓋吳既滅卽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
子胥之諧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
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
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
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旣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
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西施

劉長卿題西施障子曰窻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二語雖太白可頡頏也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妲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麗色

瓊英膩雪蓮蕊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

鄭德璘妾韋氏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令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七

武后生牙

唐類表載李近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瓠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鷄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貴爲君配而其行乃花鵝梨蠟之所耻而不爲然天乃

祐之以誨淫之具亦理之不可曉者

甄后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孟德歎曰今年破賊正爲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熙日擬昏子建其後爲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甄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云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爭之如此

正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

楊升卷文集

卷之六十八

八

一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卻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

翠足粉脣

劉勰云綴金翠於足跗靚粉澤於脣臆以喻失其所施也然今之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脣蓋恒飾也古所謂倡優后飾猶未若今世之甚乎

黃眉黑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

如葦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
黃半未成又雅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
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鷺間
黃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於
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予按樂府雙行
纏知其起於六朝張禹山云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
躡屣又云搖修袖躡利履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
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張平子賦云金華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九

之舄動趾遺光又云履躡華英又云羅襪躡蹠而容
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
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
絲履五文章下蘭美人賦金葉承華足陶潛賦願在
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
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鸞靴出翠帷又麗情集
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
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
步蹇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
詩詠玉鈎陶南村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

博考也

又

六朝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
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
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
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
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花間集詞
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明矣或
謂起於妲已亦非

素足女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十一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屐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
云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
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迴盼此素足女再三
張愈光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聊記以餉
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顏素足女
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山花屐齒香天然去雕飾
梅岑水月粧肯學邯鄲步匍匐壽陵傍蓋竊病近日
學詩者拘束蹈襲取妍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天苴

張儀傳苴蜀相攻注引譙周曰天苴卽天巴也○苴

卽巴字直曰天苴漢曰天漢棧曰天棧山名有天谷
天隳石有天牙皆言其高且險也

鐐子

宋仁宗游後苑還宮索漿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
外宣索而受渴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
所司有得罪者嗚呼仁宗信仁矣哉近世有達官因
庖丁治蔥不如法笞之立死復有烹羊胃欠熟斃之
於獄噫一介書生僥倖一官而視人命如草芥不有
人禍必有天刑亦何不思之甚哉按爾雅銀之美者
謂之鐐鐐子亦庖人之別稱力吊切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異儒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
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卽過矣

薛越

荀子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栖遲薛越之中野我今
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賈閩南謂李密曰民以食爲
天而有司曾無愛惜屑越如此通鑑注屑越猶言狼
籍而棄之也○薛說文草名相如賦薛莎青賴注薛
賴蒿也越草也可以爲布文選焦萁升越弱於羅紈

通名刺曰謁

說文謁白也增韵訪也請見也古者請見必有辭書之方策使將命者通名故漢有謁者袁盎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史記婁敬欲見漢王或使之易衣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舍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之刺也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光景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十二

寒食火禁

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似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勤又令尚書定議以聞韋諛曰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考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之句及元稹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鷄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

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拍張

南史王敬則脫朝服袒裼以絳糾髻奮臂拍張武帝不悅曰三公豈宜如此敬則曰臣以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拍張也拍張蓋手搏粹胡之戲又何憫拍張賦曰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廩賜不殊載籍中說拍張者惟此二處人亦罕知

狗脚猪腸

楊升菴文集卷之六十一
十三
高澄侍宴以大觴屬孝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宋洪邁銅雀瓦硯銘曰元魏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于劫○銅雀硯曹操臺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銘可證余得一瓦上有香姜字又見京師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孝靜帝年號也○狗脚可對猪腸侯景罵韓軌噉猪腸兒

朋黨

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曰朋至斯孚

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羣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節妓

唐小說趙嘏嘗惑一美姬名青娥後爲浙帥所得嘏及第以一詩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化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叱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使送歸之逢嘏於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絕又薛宜僚使新羅至青州悅一妓段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頻夢東美感疾卒于外檣至青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八

十四

州段莫之一慟而卒青娥東美可謂節妓矣漢之蔡文姬陳之樂昌公主九原如見之豈不汗顏乎

登科故事

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顥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

覆林苑呂蒙正宴于開宗寺遂爲定制

給金吾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刻登科錄自霍端友榜始

制策入等

宋之制策虛第一等以待伊呂之流其入等者惟蘇氏軾轍兄弟吳育范百祿李廙終宋世僅五人而蜀

唐其四蓋二蘇范李皆蜀人也

陳烈

陳烈御僮僕如賓客升菴曰君子恭近於禮矜莊矜序待僮僕如賓客待賓客宜何如也孔子與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言君在與過位不同敬此所謂泛應曲當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只是申申夭夭也

丘崇勉方逢辰

蛟峯方逢辰未第時率羣士易登雲扁請丘公爲之記丘公記畧曰丹漆金碧輝煌炳麗十手爭指十目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十五

爭視文則文矣實安在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空拳可以冒白刃乎日月却從閑裡過功名豈向懶中來此十四字座右銘也若文不副實非特爲諸君羞抑可爲是扁羞終扁千餘言父之於子師之於徒有難言者可謂法語之言而方公欣然受之明年舉鄉薦第一人庚戌狀元及第未必非激于此也余嘗作安寧鹽井碑用宋人酒官碑語稍策勵之諸生奮然作色願毀其碑余笑曰是惡可與言哉噫勉之以利祿尚不自反如此況以功名道德乎督學王宜菴目之爲悍駭非過也

契丹崇儒

契丹太祖初立卽祀孔子從其太子倍之請也祀孔子而黜佛尤爲高識又繪古直臣象爲招諫亦可嘉也

曾義山

元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于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十六

拜于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于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于金陵金獻彙言小說乃云劉公得石匣兵書乃瞽史詞話以欺愚人者君子可信之而立言哉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宋于京修唐書難二椽燭妾勝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摩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解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鉄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此著書者聞其事而不詳其事謬云引鉄椎破之若如此則一愚婦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十七

人能之何以稱多智而服強秦哉今按連環之制玉人之巧者爲之兩環互相貫爲一得其闕換解之爲二又合而爲一今有此器謂之九連環以銅或鉄爲之以代玉閨婦孩童以爲玩具而著書者云引鉄錐破之蓋傳聞其事以意書之亦可謂痴人矣

何法盛郭象

何法盛竊郗超晉中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

素女論

邊讓章華臺賦歸乎生風之廣廈兮脩黃軒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援毛嬙之素肘注云黃帝軒轅氏得

房中之術於素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留年益齡長
生忘老張平子詩明燈巾粉卸設圖衾枕張素女爲
我師天老教軒皇

勵學

易首聚學書始稽古孰是面墻反自誇揚於議爲橫
於道不祥耻問自足畜疑滿腹難字膠口滯義張目
周公爲相朝讀百篇孔子晚年三絕韋編不愧於人
不畏於天吾言耄矣爾曹勉旃

書叙指南

宋浚儀任廣編書叙指南專爲尺牘設所引諸書今

揚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十八

多亡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彙者隋經籍志
卽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傳者何限哉書集中所
引朱娥王姬特多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聚書戒子

唐杜兼聚書萬卷每題其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汝
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其言似矣然而未
達也司馬溫公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此
興廢之常理也余嘗愛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
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
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

損隨脩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真達
觀之言哉

積絲散繭

沈約文積絲成綵散繭騰花言女主之妙也

信使

後漢書申屠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又劉虞傳道路
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其曰信人可信任之人劉虞傳
減去人字言信人之命猶可通也晉人言尚簡省直
以信爲使者余于別錄已詳之宋人語錄稱賢友爲
賢亦猶此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十九

將無同

阮瞻曰將無同解者不一余按世說褚裒見庾亮問
孟嘉何在亮令裒自覓之裒歷視指嘉曰將無是又
辛敞問其姊憲英曰司馬誅曹爽事就乎憲英曰得
無殆就晉人語言務簡且爲兩可之辭將無疑辭言
畢竟同也悟此言筌千載如面矣然不獨晉人前代
有之曾子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子貢曰然非與司
馬遷曰唯唯否否皆上爲疑而下爲決以此例之思
過半矣

秦首十月

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自是不思古之亂制漢之陋
儒僞造易緯云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甲子爲蔀首
起十月朔而謂秦首亥本此是其謬說與堯典背矣
宋朱震又曰連山首艮風始于不周實居西北于辰
爲亥此顛頊所以首十月也是因漢儒之陋而又誣
顛頊矣

羅疇

羅疇字疇爲滁州刺史或曰僻郡疇曰此歐公之醉
鄉也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爲供給琅琊幽谷白雲
千頃以爲職田何謂僻耶治癖宇植蘭十本朝襲其
馨夕擷其英携書就讀引酒對酌余謂此可謂風流
太守矣

竈瘰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瘰○竈瘰足跟凍瘡也

社南社北

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
之爲社南氏居於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社
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蓋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

注陽受以淡巽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葉珠宮故又稱蓋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語大羅天上事衆僊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女郎砧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送之漢水旣而葬於山頂後有龍數至墓前成蹊今其墓在褒城縣又有魯女搗衣石庾信詩所云南國女郎砧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二五

白打錢

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聞分白打錢

銑鏡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斃

鏡音簡唐秦瓊尤善用之

天響

四海鼎沸天響將移

袁宏典范曾書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

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繡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女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男女小運

揚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八

三二

容齋隨筆載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而不知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說矣而不得其解近觀太平廣記引王徑天門子云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之情有意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氣剛燥至於遇陰者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於金也

夫娘

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

咸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

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却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

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為榮千金公

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為恥後世以夫娘為惡稱緣

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床云陶九成

乃為罵語蓋未見六朝雜說耳

錦攬華鑾

迎候賓啓云水候錦攬陸遲華鑾續錦帶集

彤騶

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玉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

楊升菴文集卷之六十八

然矣宋人賀甲科給騶從歸第曰黃榜開天上彤騶

出禁中本褚亮句也

妬婦乘驛牛

元制婦人妬者乘驛牛徇部中北齊妬婦買

主罰于致毒善辭不以為煩對世以夫賊為惡稱緣

于釐大羅茲王文餘于馱輦羅廿又以為榮千金公

美稱也長神女傾財以法錄于曇熈南限合以散

風對雷雲五輪失賊之辭本共謂夫大魁于蓋是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服妖

晉傅咸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視蓋東晉南朝之人病不特服妖而已

王儉作解散髻
斜挿簪亦服妖

輕容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九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王建宮詞嬾羅不着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方言襜褕曰童容而字或作襜

羃羅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官人騎馬多着羃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遙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幘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

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着胡帽
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
覆面至老猶然雲南大理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意
之遺焉

履考

古象鳥字象鵠形以爲履飭也履象取諸鵠鵠知太
歲欲人行履知方也周禮有鞮鞻氏舞四夷之樂故
以革爲履取其舞蹈之便至漢世總章伶人服之唐
世名鸞靴故妓人從良詩有便脫鸞靴入鳳幃之句
崔豹云古履絢繡皆畫五色秦始皇令宮人鞞金泥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九

二

飛頭鞋徐陵詩所謂步步生香薄履也漢有伏虎頭
鞋加以錦飾曰繡鴛鴦履東晉以草木織成有鳳頭
履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稍履立鳳履
五色雲霞履隋煬帝令宮人鞞瑞鳩頭履謂之仙飛
履又伏琛齊記曰青州有一種桃花盛開時採之煉
以松脂遙相纏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辯爲何
物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晉太康中扶南國進抱香履
以抱香木爲之木輕而堅韌風至則隨飄而動

巾幘

有頰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齒爲頰今未弁冠者

看卷幘頰象之所生也輿服志夫人有紺繒幘古畫
婦女有頭施紺冪者卽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幘遺
司馬懿巾幘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
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幘音與幘同
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綢繆襪襦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襪襦結而
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纈衣

說文纈結也繫彩繒爲文也杜牧之詩花塢團宮纈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九

三

元微之詩內蔬繁於纈李長吉詩醉纈拋紅網韓退
之詩碎纈紅滿杏王建詩纈衣簾裡動香塵魚玄機
海棠溪詩云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總帶花人
世不思靈卉異競將紅纈染輕紗薛濤詩夾纈籠裙
繡地衣東坡詩醉面何因散纈文胡元時染工有夾
纈之名別有檀纈蜀纈漿水纈三套纈綠綵班纈諸
名問之今時機坊亦不知也

繡屨

後漢書光武紀諸子繡屨注云繡屨半臂也又云字
書無屨字當作繡其按酉陽雜俎其類有單練髻

之說練髻與繡髻同一類也髴疑半臂羽衣故字從
髴漢書作髴酉陽雜俎作髴寫有繁省也古有此字
字書偶遺之爾何必強改爲褊字又薛女都臨陣着
絳衲兩當衫亦半臂也

紫櫛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櫛弘明集玄光
辨惑論張魯絳帶盧循紫櫛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
勛初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卽解甲下櫛讀者多不
知紫櫛爲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
起冠黑帽綴紫櫛櫛以繒爲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九 四

宮衣尚窄

自漢魏六朝至唐宮中衣皆尚窄非惟便於趨承亦
以示儉爲天下先也觀馮緄墓石闕刻美人可見吳
曹不興畫美人衣僅束身畫家曹衣出水吳帶當風
唐人垂帶多飄揚而衣仍古制韓偓詩長長漢殿眉
窄窄楚宮衣李賀詩秃衫小袖調鸚鵡李賀詩越羅
小袖青香禱可證也嘉靖中四方婦人與男子無異
直垂至膝下去地僅五寸袖濶至四尺餘時有謔詩

云碧羅舞袖雙垂地籠卻纏頭無處尋亦近服妖也
金泥簇蝶裙

韋金兆悼妓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
麝香鏤金羅

宋徽宗宮人多以麝香色爲鏤金羅爲衣裙元裕之
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氎毼

氎毼本夷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達今人謂性劣者爲
氎毼

文綦

楊升菴文集卷之六十九

五

文綦綵縹綸鞞羅滕士林詠美人足飾
縹足衣也滕足纏

鬧裝

京師有鬧裝帶其名始於唐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動
親王帶鬧裝薛田詩九包縮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
弟驚詞曲有角帶鬧黃鞞今作傲黃鞞非也

粉袍

唐人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
語宋時亦然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
鼠尾蹤

饗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饗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饗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饗然飧字從夕食今作飧訛矣

天門冬酒

外臺秘要天門冬釀酒初熟微酸久停則香諸酒不及蔡侍郎衡仲嘗試釀之果成美醞

畢羅

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九

六

集韻餠羅修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厨食之精者有櫻桃餠羅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

金齏玉膾

吳人制鱸魚鮓鱻子腊風味甚美所稱金齏玉膾也鱸魚肉甚白雜以香菜花葉紫綠相間以回回豆子一息泥香杏膩塗之實珍品也鱻子魚腊亦然回回豆子細如榛子肉味甚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料也香杏膩一名八丹杏仁元人飲膳正要多用此料

○鱻子魚今京師名黃鯿魚

麩麩

于寶周禮注曰祭用粢粢晉呼爲環餅又曰寒具今曰餼子

炬救蜜餌餽餽

楚辭炬救蜜餌有餽餽王逸注餽餽餽也以蜜和米麵熬煎作炬救搗黍作餌又有美餽衆味甘具也朱子注云以米麩熬煎作之寒具也可山林供曰楚辭此句自是三品炬救乃蜜麩之乾者十月間爐餅也蜜餌乃蜜麩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餽餽乃寒食寒具也

寒具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九

七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旋之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并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餼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區佳人纏臂金盞以寒具爲餼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爲寒食之具卽閩人所謂煎舖以糯粉和麵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汚物具可畱月餘宜禁烟用也林和靖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綠杜蘅青布穀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餼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豐餽

書集謝人謁食曰昨損豐餽又曰芳餽見何曾傳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甫詩可對江瑤柱江瑤柱螭黃也

牢丸

藝文類聚束皙餠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丸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為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詩人貪奇趣韵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九

餠也

飲食之侈

內典言飲食之侈曰炮鳳烹龍雕蚶鏤蛤

鬪釘

食經五色小餅作花卉禽獸珍寶形按抑成之盒中累積名曰鬪釘今人猶云釘果盒釘春盛是也俗書作鬪釘非也

綠紋螺紅梁醞

煬帝在揚州遊鷄臺恍惚與陳後主遇以綠紋螺酌紅梁醞共飲請張麗華舞玉樹後庭花一曲

見鬼也

化益玄醴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麩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大宛之蒜軟晉國郇瑕之鹽○化益卽伯益淮南子曰伯益作井

蘆酒

杜詩黃羊飲不羶蘆酒以蘆為筒吸而飲之今之嘔酒也又名釣藤酒見溪蠻叢笑

傘子鹽

胸臆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

胸臆今之夔州府萬流驛地名

楊升春文集卷之六九

九

凶年減膳

凶年則人君減膳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鴡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

茶名

紫笋

顧渚黃芽霍山神泉東川碧澗峽山綠昌明劍南明月房萊

莫寮

峽州

茶有九難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與

冬廢非飲也膩鼎腥醜非器也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疵卽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

茶錄

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捲摸中串之惟建劍則旣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作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九

十

骨次骨末骨鹿骨山挺十二等以克歲貢及邦國之用洎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芝嫩葢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州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川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欽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柘枕出江陵開勝開捲小捲主黃翎毛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東首淺山簿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其兩浙及宣江晁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前雨後出

荆湖清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又小峴山
在六安州出茶名小峴春卽六安茶也

白乳頭金蠟面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乳頭金蠟面

女麴

女麴小麴也繭糖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粲禹
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

琬液瓊蘇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飯曰一頓

楊升菴文集

卷之六十九

十一

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賈克傳云不頓駕而
自畱矣隋煬帝紀云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微之
連昌宮詞駢令供頓不敢藏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蜜啣

嶺南獠人好食蜜啣取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淹之
以蜜釘之筵上盤內躡躡而行挾取嚙之啣啣有聲
號曰蜜啣東坡嶺南詩朝盤見蜜啣夜枕聞鶻鶻

青精飯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一名南天燭又
曰墨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仙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十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穀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精之為字从米為義從青為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

君相

管子云小白為人無小智而有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先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英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

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皆偏主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似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竒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寄梅事

寄梅事始見于說苑越使諸發云豈有一枝梅可寄國君者乎又詩話載南北朝范曄與陸凱相善凱在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且贈一詩云云按曄爲江南人陸凱字智君代北人當是范寄陸耳凱在長安安得梅花寄曄乎

石蛙御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宮俗來經石蛙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蛙用荀子紫蛙魚鹽及文選

石蛙應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度
信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
蛙作右却御亭或改作衍亭轉刻轉誤漫一正之
軍中有女子
睿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
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
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以從從之不
洽而燻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
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
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

三

漁樵

有羸海之涉人晤崑崙之木客各陳風土并其物色
海人曰橫海有魚厥大不知其幾何額若三山之頂
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穿星
漢而無杪傍蔭八寅而交陰齊諧曰微爾漁暨樵藐
矣其貌不見吾國之大人過山海于一餉折木爲策
短不可杖釣漁爲泔不足克鋪餼海人俛糜山客膠
頤齊諧忽而去矣夷堅聞而志之

余醉中題漁樵問
對圖漫志于此

刺閨

梁戴暘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夜

有急報投刺于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勅鷄人司漏傳籤于殿中令投籤于階石上蹒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此制猶存也

儒臬

後漢書董仲舒智爲儒臬三國志魏諷有感衆才二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徂學以擬聖華誣以協衆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中心悅而誠服者固有所不誠者蓋儒臬之流耳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

四

兩癡人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水去聲而平理彈之有

好聲輦歸榮陽費錢六十萬宋榮谷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個癡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敗碁有勝着

尹德毅之說蕭答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溫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碁有勝着惜乎當局

者迷耳

資縣磨崖跋

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兩邑皆社而覆之磐石一趙達也內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吾趙狀元也資陽之士曰吾趙棲雲也三邑皆尸而祝之洪雅眉州之祀田表聖綿州灌川之志蘇易簡亦然或以訊子曰是不勝其爭請子訂其是余曰無以爲也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子不見秦檜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譜牒分明有問之曰子秦太師後乎子史丞相裔乎楊升菴文集卷之七十一

五

成都十二月市

成都記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張昱輦下曲

元張昱作輦下曲皆詠胡元國俗其一首云守內番

僧日念呼御厨酒肉按時供袒鈴扇鼓諸天樂知在
龍宮第幾重又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一鈞
軒男女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前首言僧亂
宮闈後首言僧亂民間也夷俗猾夏奸宄如此非我
太祖一洗之天柱折地維缺矣鈞軒今俗云鈞閣僧
房下鈞閣而置婦女
受戒于
其中也

于飛升天

雲中之俗女子與男低幃昵愛雉經雙斃二族厚纏
絲繒葬之推牛享祭擇峻領架木高丈餘呼爲棚
遷尸于上曰于飛升天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十

六

袂河

歸州之俗以麻組巨竹分朋而挽謂之袂河畫譜有
展子虔鬼袂河圖

擬過秦天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
曾擬甲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
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謂曰吾孫信敏然場屋何
用此也爾旣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慎退翌
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滇中士夫家有傳錄之者
慎取閱之恍如夢不知爲已作也今錄于此以

示兒輩其辭曰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并之說用而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架竈以爲梁廵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于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閫樂之戈已極于望夷矣子嬰討賊方乎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歎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映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稊米之在大塊實似之是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

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子楚以亂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仲長統鄭泉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贊南極老人

黃昔繼蘇昭宣文德溢而爲書忠孝心畫小人擗之自南遷謫一見藏真頓超神逸南極老人天象下格擬傳萬祀托之青壁日星發光海岳動色長風雪濤躍破鯨力壽與天齊克配南極

後渠之論有指

崔後渠云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張商英忤蔡京涸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張無垢師宗景則儒林矣其言似有所指其借秦之喻乎

謝靈運詩顧已雖自許心跡猶未并又曰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冥心跡之說前無所祖文中子心跡之判久矣蓋亦衍靈運之言而理趣深長矣

天藏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藏也○宋人四六私鹽私茶以天藏月團爲對本此又茶馬表以摘山對歷塊皆工而隱

張九成格言

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符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君子必慎其獨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九一

觀大節必于細事觀立朝必于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欺君罔上矣故君子必矜細行此張九成橫浦日新之格言好事者鬻爲屏銘

三五步驟

後漢書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引緯書云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蹶九雄僵○注德隆道用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爲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禹湯馳轅五霸雙駕六國摧

翰

護堰

范文正公作滕宗諒墓誌云與予同護海堰之役此護字下得古雅有出處古緯書洪水之役后稷辨護注辨治也護助也晉書羊祜臥護諸軍漢官名有都護字說文護揀視也助也擁全之也

君子立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塗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沈溺於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不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地也若能開方軌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十一

路廣造舟之航則伸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誠賢於折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愛誦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韵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須常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王僧虔題壁

王僧虔題尚書省壁云圓方行止物之定質注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

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郵亭書壁

程明道於郵亭見壁上書云要不悶依本分明道深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也唐子西見郵壁書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亦名言也余於蜀棧古壁見無名氏號硯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裏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此詩古雅元郭茂倩樂府亦不載李賀詩云休洗紅洗多顏色淡卿卿騁少年昨夜殿橋見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箭視前詩何啻千里乎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

十一

貞女正士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丹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美麇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勞薪

王劭奏改火疏云昔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炊晉平公使視之厨果然車輞今傳以爲符朗事非也

多物以幸有功

許胤寄鑿嘗云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
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
之獵不知兔廣原絡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
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

畜蟲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
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噐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腹
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蠱主之家若盈月不殺人
則畜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戮
殆盡蠱家多絕旣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
今此俗移於滇中每遇亥夜則蟲飛出飲水其光如
星鮑照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予親見之

治蠱方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
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燾爲雷州
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一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騰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俞豹論諸葛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
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
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圍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
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
觀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
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
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諸葛恪語

諸葛恪語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
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
低昂唐朝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
膽

何點

又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
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
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
岫息心則亦甚介矣

張耀華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頽求之恢曰恢
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
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女巫

呂覽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
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
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
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僞飾女妓今之裝旦也其褻
神甚矣

麗騾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
以一駢謂之騾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
兼用之故曰駟騾是騾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葦交螺首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菱言氣交也般人水德以螺首

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莊子云插葦于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鐃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不卽丕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羨華不注史之不周不美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卽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尸位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三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史云冗食又曰游手蠹蝗蝨賊下不在田矣

强弱堅瑕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爲學之說亦然善問者如攻堅木後其節目是也

虎斑絹

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卽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爲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被褐衣錦

呂覽云辨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牧屨而獲珠玉蓋古有此語美改過也

筮短龜長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譬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十一

四

紕繆類多如此

白頭而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宿諾宿問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宿問

大戴禮宰我云小子無宿問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屢起鬼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

曰若個今日這個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寧馨晉人以為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劉載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朗之雪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揆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恢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楊升菴文集卷之主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蓋病於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世說右軍清真謂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為詩右軍本清真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古之六博卽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卽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

神荼

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風俗通作鬱律陸法言集韻壘音律神荼者神舒也鬱律者苑結也周代以荼爲舒夏后荼公子荼是也沈休文曰鬱壘者屈律也又爲躡躡王充云鬱壘嶮嶮之類

納音

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此六十甲子納音之說其詳見路史餘論夢溪筆談南村輟耕錄

嗔目待明經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徒諱之改嗔目作撤幙非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爲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爲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爲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

裂合而臥樹之猶可摹印簡西嶺爲予言親見許子
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
持

欵嗜水精氣或真之然潤滋滋神之爽且其本
欵也嗜也呢也皆歎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
春陵有望氣者曰嗜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呢
字欵與欵同史記范增曰欵孺人不足與圖大事楊
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欵史記
用之于句首楊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論痴符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七

和疑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
非之曰此類之推所謂論痴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
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
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
謂明文也蓋譏其近于吏牘而其人不懂

邁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寘之怨旣缺邁軸之疾已消本
考槃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
英華求賢判云盡岸穴之英奇總豪梁之邁軸儲光
義詩清言問邁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弘云淮水出玳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蠻烟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烟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因文立政

鸞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八

無潜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曰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準發冢得古文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惜不傳耳

女媧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媧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媧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後即古舜字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烟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烟多於洛陽塵之

句

楊升菴文集

卷之十一

九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者卽行路文引也

慕容佳虜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蔭修檐臨清沼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擣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頽墓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臬其言若茲亦佳虜也或是史臣飾辭非其本真

金溝銅池

羊玄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甚此語殊有韻致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先鄭後鄭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十一

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嗚呼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未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

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
且信還仍過取友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
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
謂之書信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
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
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
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
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回帆早挂空此二詩
尤可證

大破賊

楊升菴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謝安聞肥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大破賊晉書云
兒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大字之勝

五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于繫表道高于河上弘明集
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壘壘而踰
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
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
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
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明書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之晦以畜之易之所謂用晦詩之所謂養晦旒以翳明鑿以隱聰不欲察淵魚而料隱慝也

天畫

滕涉天聖中爲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滇中有某提學訓諸生讀書爲文之法甚悉語畢問諸生曰吾言是否中有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話也相傳以爲笑蓋俗以脫空爲天話耳

楊升菴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三

一卷爲弓一條爲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邦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琮奇椎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陳書陳霸先九錫文祿酋震帽遽請灰釘以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

韻語紀異物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

三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經贊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浣布數語今彙書于後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日火浣布南有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徧體無衣襦唐蒙博物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雖各三廉其實四五枝食之多汁味

酸且旨藏之尤好與眾果相參陳祚暢異物志萃之依水猶

卉植地靡見其布漠而鱗被物有常性孰知所自郭子

其犢與虎為讐贊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檐牙衛護

其犢與虎為讐贊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

牛目不逾豨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豢教聽言則
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鳥

鰓集足在口縮啄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鰓翕波嘆

墨迷射水慝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鑛殼建瓦狀如渾沌錢

文外眉而內渠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鑛殼建瓦狀如渾沌錢

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崖如猿仰株入如沉鼈

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州志江瑤柱厥甲

美如瑤玉玉音裕三字一句肉柱膚寸各江瑤柱萬震

海物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

神異表露以角音錄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

獸莫觸萬震犀贊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

鴻毛不能起玄中記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夏裸

袒相逐風俗記竿復引一索飛絙杖闔其名曰竿人

懸半空度彼絕壑李膺竿橋贊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傾側

榮廻下臨峭壑行者攀緣牽援帶索袁崧山川記蚌惟大

蛇既洪且長采色駸映其文錦章食象吞鹿腴成養

瘡賓饗嘉食是豆是觴南喬志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

必歸毋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云

境逆樂真美賦章楓山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

章楓山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二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全枝

劉孝標世說注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奧帙後劉須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
二以廣異聞

鄧燦晉紀曰周伯仁應答精神足矣蔭映數人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二

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燭燉

火井騰光而赫義今本無鬼丸句水經注瀘水傍摩

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仲林
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

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
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夏侯湛補亡詩曰旣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
朝待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
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旣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十一

二

爰旌芳郁

王隱晉書曰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荀綽兗州記云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
乘四望車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
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興雲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亦作有滄淒淒興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

蛙鳴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比北史所載爲詳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蛙鳴尤可笑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假作耳

萬歲夜

楊升菴文集二卷之七十一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虜蟻夜如左傳注窳窳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佳麗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珍怪順於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

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監州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卽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

新論

劉畫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楊升菴文集

卷之十二

四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學鬼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亭華於芳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曰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郭諺曰屠蘇郭日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

粘天

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竒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慢汗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鵝鳩恨黃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爲竒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錦暉

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粘褚者曰暉有樓臺錦暉毳絡暉蠲紙暉檮蒲錦暉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撮

鬼谷區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五一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卽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云云注卽鬼容區容臾聲相近今按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跖躒

賈生吊屈原賦曰謂跖躒廉注楚之盜曰莊躒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越子諫曰莊躒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躒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躒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躒也

義名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
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竒矣予觀樂書
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竒矣漢蔡湛碑陰
有義名

陸長源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三良文爲宣武軍司馬
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
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鹽直曰我不
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
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
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
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楊州之呂用之哉大
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精思坐忘

空石觚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徽之坐忘祇可謂
之馳

載事宣文

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
焉劉更生曰旣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旣是不是不

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曷文其辭乎是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璜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頰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璜官者非宜作璜宮也

王伯厚語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苟簣之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人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二

七

張陸奇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有華救沸皆奇俊語

晉人俊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慧濟譴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塵

壘溜滴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疾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依義莫依語又云當爲心師不師于心又曰籠食詎貴釣耳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眷情生死者幽如猶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矜老帶彈沐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辯也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二

八

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權德輿奇語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饑行有蹙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中奇語也

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

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
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
是以聖人爲品水鬪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
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
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
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一本書句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
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辟之命銘爲烝彝鼎句舊點以
辟之爲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九

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
漢書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
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

野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櫻云云前士則之後爲
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
語耳

古今語言

水鬪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

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
公事單故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

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爲正之正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古卽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亦亦惑乎

優孟爲孫叔敖

滑稽傳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榮寵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盡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冥火懸火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之上者

弭仲叔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爲名言愚謂

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
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車渠鸚鵡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
酒杯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
然

僞書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
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
逸僞作龍城錄王性之僞作子厚敘事何等筆力此
楊升菴文集卷之三十一

封埃之始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
其上此封埃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
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埃起軒轅時也

羅泌路史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
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冕危
石而不厭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爲六朝文士擬作

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牛耕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
但未有明證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
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文章似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
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
賦詩受詔卽成帝謂其祖蕒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
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在原天屬稱故
楊升菴文集卷之七十一
主
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
皆是類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大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
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
知文成用此也

天門地戶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注天不足
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饅瓜亭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體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卽古劍注法也

陳愧齋

隋劉臻爲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識劉儀回家乎從者以爲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爲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金海玉海千萬字文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蒲徽撰萬字文

央瀆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鷄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郡朝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朱嘗識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
朝三日是也

附近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
內交錯婦人之間

衛綰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
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
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武帝之美曰罷黜
揚升卷文集 卷之七十一
十而
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漏點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
長韓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
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官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
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
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轉喉觸諱

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仍字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行事仍人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紀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爲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於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爲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規影徭賦

唐書規影徭賦卽今律文影射之語

流蘇

倦遊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
言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爲馬棧皆
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
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鐻節鼓鄭玄注云後
世合官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
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工六 鬢河

賈誼新書大禹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
薰函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二

十六

禹醜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
義取疏通醜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

工矣

挿字
函卽

天府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府庫也謂富饒也又淮
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
之地也

府兵曠騎

番調有時數閱有法說御有律團五有籍兵雖有籍
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善也諺云

將軍大曠騎衛佐小郎官此曠騎之弊也

黑丹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楊城西有黑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黑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台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卽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旣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入亦罕知之

水經注商州黃水北有黑山山石悉黑續彩奮發黝烏若墨

釋經

漢儒釋經易有略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卽五殺之說也

陰符經之文李筌偽作或信以爲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上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洞庭

三茅真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爲洞房

王錯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錯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八

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于京師惜未假抄也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
背蘇頲表駑駘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儔于六翮又云
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唐書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便娟致可翫也致極
也晉人語例如此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于朱溫或售妹獻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二

十九

婁于侂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僕蘇師旦
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
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
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
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
風色不變于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
澎湃舟楫寄躬白刃蠶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
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酒帘下舉而飲之而曰今言飲而曰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之
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
家望子俚甚可笑

典云六赤打葉子

蘇州吳興吳興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
以詩上其詩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
光輝圓魄銜山冷彩鏤方牙着腕輕寶帖輕來獅子
鎮金盆引出鳳皇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
印成六赤者古之瓊巵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
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徧金葉子
格此戲今少傳

為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盞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
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
典云為善若熟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岩釣渭者其于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
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
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

謂之留心世故不發奔競而已隨駕隱士時務道學
由此其選也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
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卿端揆
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充
脯醢或以契券而爲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于侂胄
而得府蘇師且獻妻于侂胄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
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銀鑄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後漢書崔烈以金鑄鑲

上音狼下音當

銀鑄大鑲也今多訛

作金銀之銀至有銀鑲三公脚力撞僕射頭之句其

傳訛習舛如此

茸母孟婆

面煞論文其春成對對詩詩未干說曹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詩曰茸母初生認禁烟

茸母

北地寒食茸母生

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

鄉關涕淚漣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夢方便

吹個船兒倒轉

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

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相貝經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

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爲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六竭五蠹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

蘇公讀書法

嘗有人問於蘇又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子曰可吾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五十一

嘗讀漢書矣其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畢精覈矣參伍錯綜入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上陵磨劍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益磨乃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世

任須臾帶劍上吾丘

漢武故事

副貳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守淮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走敵以入淮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一

三

火禁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撫塵

北堂書鈔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

翻著讖法

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

吹臺卽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渾脫舞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秦檜詐作祈應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百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土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画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竒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金蒂芙蓉重夾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爲是以戲之乎

元載韓侂胄

杜牧之河湟詩曰元載相公曾下筓憲宗皇帝亦留
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觀此則載曾
謀復河湟史亦不言其事愚謂元載欲復河湟韓侂
胄欲伐金虜近日夏言欲取河套其事則是其時則
非其人尤非也力小任重鮮不仆信哉况三人者取
歿之罪多矣一節烏足掩之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二

終

09669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七十二

五

水文異矣一論吳天赫文

其其人亦非也亦小升重論不計計其三人者
貴於外金銀並日夏言焄焄所本其事限吳其執
其於所與史亦不言其事愚謂元載焄焄所與
其於其本焄焄東市以數戶險不西焄焄焄焄焄
林於文所與焄焄焄焄焄焄焄焄焄焄焄焄焄焄焄

